

一位先生向沙勿略  
神父提供  
有关中国的信息  
( 1548 )

方济各·沙勿略神父 (P.<sup>o</sup> Francisco Xavier) 是葡萄牙派至亚洲的天主教传教士。出身贵族家庭, 于 1506 年 4 月 7 日诞生在西班牙纳瓦拉的沙勿略城堡。1525 年赴巴黎上大学, 学习期间认识了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 成为该会第一批会士之一。1541 年 4 月受葡萄牙国王若奥三世 (1521—1557 年在位) 派遣, 以教皇保罗三世的使者名义启程赴亚洲, 于次年 5 月抵达印度果阿。曾从果阿几次出发去科摩林角、马六甲等地传教, 并被任命为东方使团总负责人。1549 年

乘船至日本传教。1551 年从日本搭商船抵中国广东上川岛，面对明朝海禁，想秘密潜入中国内地，但因岛上的葡萄牙商人怕触犯海禁影响贸易而没有成功。后于 1552 年死于该岛，遗体于 1654 年被运往果阿埋葬。1622 年被教皇格列高利十五为圣徒。

本文是方济各·沙勿略神父根据一个商人提供的情况写的一份报告，这个商人可能在上川岛经商。根据阿尔梅达·卡拉多(Almeida Calado)从手稿纸张、字体及报告内容等各方面分析，当写于 1548 年，被收入《印度及日本记事》(Livro que Trata das Coisai da Índia e do Japão)，为该书的第十九章。估计是当时的葡萄牙驻印度总督加尔西亚·德·萨(Garcia de Sá)向一些“专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要求解释，以便了解亚洲国家的一些具体情况。根据他提的问题，沙勿略神父给他写了这份报告。报告中大多用第三人称，间接引用商人的话，但有时也用第一人称，直接引用。

本文摘自科英布拉的大学印书馆在 1957 年印刷的《印度及日本记事》第 113 页至第 117 页，该书由阿尔梅达·卡拉多整理出版。原稿是手稿，现存葡萄牙埃尔瓦什(Elvas)市图书馆 编号为 16 世纪手稿 5/381。

关于阁下吩咐了解有关中国的事，如在中国是否有人按照基督教徒的方式生活，或有着某些基督教徒的习惯，如是否拥有十字架以及类似我们这样的教堂，他说对此毫不知情，从来没有看到或听说过基督或类似之事，也没有行使我们礼仪的人。

关于阁下询问在中国的土地上，在国王<sup>①</sup>所在地或其他地方，对穿着法衣周游世界传播和教授我们主的信仰的外国学者是否敌视，他说，如果会讲中文，可以毫无顾忌、安安全全地走遍各地，他们的神父<sup>②</sup>将乐意比普通人学习更多的东西。他还说必须行善以便赢得人们的相信和信任。

关于阁下询问在中国的土地上是否有学校传授比一般的读书和写字更高的知识，是否像我们的国家那样有法学院、医学院或其他艺术学校，他说在中国的很多城市都有学校，各地的统治官员在那里学习王国的所有法律。有学校供神父学习，是通过书本学习，我看到那里有很多书，他们还把书带到日本。那里还有

① 当时的葡萄牙是一个王国，欧洲的绝大部分国家也都是王国，所以在葡萄牙人和其他西方人的眼里。中国也是一个王国，统治中国的是国王。为了保持原文风格和反映原作者的看法，我们保留原文中“王国”和“国王”的字眼，不把它们改成“帝国”和“皇帝”。这一注释适用于本书中有类似说法的其他地方。

② 在这里应指和尚或道士，下同。

学习治疗各种疾病的学校，拥有关于这一切知识的巨著，都用汉语撰写。除了汉语之外，他不知道还有用其他文字写作阅读的。他说从占婆到日本陆地的京都<sup>①</sup> 人们都读汉字书籍。如果日本人出示的地图没有说谎，京都离海岸 500 或 500 多里格<sup>②</sup>，可以从地图上看到离海岸 500 多里格的腹地情况。他还说，我也多次听到其他很多中国人说，在中国绝大部分的书是印刷的，有很多印刷厂。已经有人向我问起我们的书籍，是手写的，还是写在木板上印刷的。

关于阁下询问文人和学者是否深受尊敬，是否享有荣耀，是否受到器重，是否因为他们的学问而成为贵族和大老爷，他说在中国除了学者，没有其他的贵族，而且学问越深，在王国的声誉也越高，也就越受国王敬重。鉴于这个原因，不论是成人还是孩童，大家都致力于学习。据他们说情况是这样的：一旦掌握了读书和写字，想要进一步学习的孩童就去见家乡的一个学者，学者们都是当地的统治官员。孩童说：“我要学习法律，成为学者。”于是，这个官员吩咐教那个孩子学习，并支付其衣食费用，因为其余费用都由国

① 原文为 Meaquo (Meaco)，根据林宝娜博士 (Paula Laborinho) 的注释，为今日京都。

② 里格 (légua) 是葡萄牙古代的长度单位，1 里格相当于 5 公里。

王支付。成年以后，如果孩子成为知晓王国法律的好学者，就吩咐他去参加考试；如果认为他已够格，就任命他担任一个小职务；然后，如果他胜任，就委派一个大职务，直到他成为一个大官。他可以一直高升，最后对其他所有的官员发号施令。这些人在当地操有生杀大权，战时亦是这些人出任将领。法律特别禁止他们为非作歹。我在 33 年去广州老港，在那儿纳税时要给收税官一枚戒指，价值 40 克鲁扎多<sup>①</sup>，上有一颗红宝石和其他饰物，他不肯收下，而且对我说，如果知道是谁给我出的这个主意，就要吩咐惩罚他，中国的好官没有任何受贿习惯，尤其是对外国人。每个地方官员都不是当地人：如果是泉州人，就去当广州的统治官；如果是广州人，就去镇海<sup>②</sup>；如果是镇海人，就去泉州。这样互换任地，官员们的态度非常强硬，他们执法公正，不循私情。他们没有自己的任何收入，所有的就是国王支付的年俸。他们告诉我说，在中国，除了国王，没有任何一个老爷能够自己收税。

关于阁下询问中国的男人是否有很多老婆，如果

克鲁扎多（cruzado），葡萄牙古币，为金币或银币。

<sup>②</sup> 原文为 Lyampó。根据鲁伊·洛雷罗（Rui Loureiro）的注释，大约于 1525 年至 1550 年间，葡萄牙人在宁波（Liampo）附近的镇海从事繁忙的贸易活动，并将镇海称为 Lyampó。

有一个以上的老婆是否受罚，神父们是否禁止他们这样做，他说在中国男人们可以娶几个老婆，只要养得起，不会有人从他们手中把她们夺走。如果有理由，他们还把老婆杀死。有些人抛弃老婆，离家不归。他说在中国有的男人在十个、十二个地方结婚。当他们想抛弃老婆时，就把她们抛弃。如果有人杀人，一旦被抓住，也要被砍头。

关于阁下所问在中国的土地上，在内地，是否有些人不是中国人，但处在中国的统治之下。他说曾经多次在北京看到很多人，他们很像中国人，但是不吃猪肉，吃其他各种肉，都是亲手宰牲<sup>①</sup>。这些人不善交谈，他认为他们都施过割礼，他曾看到在寺里任职的施过割礼。他说他们像摩尔人<sup>②</sup>一样，每周聚礼一天，在这一天里无论男女什么活都不干，男人都去一个寺里，那里供奉的神像与中国人的不同。去寺里时，男人们穿着宽衣和长裤，头上裹着头巾，进寺以后跪在

在这儿指穆斯林。拉斐埃拉·迪英迪诺（Raffaella D'Intino）认为中国的很多穆斯林是移民的后代。13世纪时，有很多西亚的雇佣兵受元朝皇帝之令进入云南，与当地入通婚，但始终保留着自己的宗教信仰。西北的穆斯林是中亚的移民后代，可能在唐朝进入中国，除了宗教，这些人的一切都已经中国化。

指阿拉伯人。下文中的摩尔语指阿拉伯语。在葡萄牙语中，“摩尔人”（mourros）特指在历史上入侵伊比利亚半岛的伊斯兰民族（阿拉伯人），泛指所有的伊斯兰教徒（穆斯林）。

地上频频磕头。在其他的日子里，他们的穿戴和中国人一样，头发是黑色的，但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中国人听不懂。我问他这些人是否有自己的国王，他说在北京城的背后，有一座山脉的后面就是这些人的家乡，那里有他们的国王。因为地方窄小，所以他们来到了中国。中国的国王把他们之中一个最勇敢的骑士任命为自己手下的军官，以维持治安和司法。他说他们个个都是好弓手，人人骑马，是国王用于战事的主要力量。这些人写摩尔语，他去暹罗时带去了这些人的信，摩尔人说能看懂。他说他们是白人，胡子剪得像这些古吉拉特人<sup>①</sup>一样。这些人没有拥有一个以上的老婆、很多女奴和姘妇的习惯。他说没有听到、没有看到、也没有在书上读到在中国有其他外国人，也不了解与中国接壤地区的外国人。

关于阁下所问在中国是否有被魔鬼缠身的人，他们的魔鬼是否用其他语言发话，他说有很多被魔鬼以各种方式缠身的人，但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说的不是汉语。他还说，在那里如果有人逐走了魔鬼，会给他很大的荣耀，人们非常敬重他，因为中国人对于中邪者没有任何药物。

<sup>①</sup> 古吉拉特在印度北部。

一位在中国被囚禁六年  
之久的正人君子  
在马六甲神学院向  
贝尔西奥神父讲述  
中国的风俗和法律  
( 1554 )

综合拉斐埃拉·迪英蒂诺 (Raffaella D'Intino) 和鲁伊·洛雷罗 (Rui Loureiro) 的有关介绍, 本文原文的落款为“1554 年 12 月 3 日于马六甲”。同一时期的副本现存葡萄牙里斯本科学院和葡萄牙外交部图书馆。

由于本文谈到了中国的司法情况, 在当时的欧洲引起了极大的兴趣, 曾以西班牙文 (1555 年和 1556 年)、意大利文 (1556 年)、法文 (1556 年) 等多次出版, 在 16 世纪的欧洲影响重大。

贝尔西奥神父（P.° Belchior）又被称作梅尔西奥神父（P.° Melchior）。他于 1519 年左右出生在波尔图，23 岁左右时进入耶稣会科英布拉神学院，于 1551 年启程去东方，于 1554 年加入赴日本使团，途中曾在中国沿海逗留很长时间，并于 1555 年和 1556 年多次进入广州，欲营救当时被控为海盗而被官府关押的葡萄牙人，并了解传教的可能性。在完成赴日使命后，他返回了印度，于 1571 年在那儿逝世。

至于向贝尔西奥神父提供消息的无名氏到底是谁，众说纷纭。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马特乌斯·德·布里托（Matheus de Brito）和曼努埃尔·沙维斯（Manuel de Chaves）都曾被指为提供消息者，但都证据不足，令人怀疑。

本文译文译自葡萄牙国立印书局暨货币之家于 1989 年出版的《有关中国事物的报告——16 世纪的作品》（*Enformação das Cousas da China-Textos do Século XVI*）第 68 页至 76 页。该书由拉斐埃拉·迪英蒂诺作序加注。原文题目为“*Costumes e leis do reino da China*”即《中华王国的风俗和法律》。关于“王国”一词，请参见本书第 3 页的注释（1）。

——译者

中国人总是把城市造在汹涌大河边最坚固的地

方，特别是利用河道的拐弯处，使之成为天然屏障。如果说城宽半里格<sup>①</sup>，那么就再造半里格宽的城墙，以便一旦发生战事，可以在城墙洞里埋伏兵士。所有的城市都有城墙，用石头和石灰砌成，也有一些用坚实的砖块砌成，特别是大城市。大城市都拥有非常雄伟的楼宇和大桥。大桥足有半里格长，都是石桥，建筑工艺巧夺天工。桥上的石板和石块如此之大，似乎凡人根本不可能有办法把它们运到桥上安放妥当。有一件事情使我们非常吃惊，就是在我们被囚禁三年的那个城市里，我们看到国王<sup>②</sup>的一座房子建造在八根柱子之上。我们想量一量柱子有多粗，结果两人合抱，互相之间够不到手。柱子的高度似乎有 70 英尺高。人力居然能把这些柱子竖起来，真是令人不可思议。高高的木结构房屋坐落在柱子之上，描金涂彩，金碧辉煌，美不胜收。屋内住着一个长官，负责收取本省缴纳的赋税。这儿的每一座房子都建有围墙，人们习惯在墙内空地上种树，各种各样的果树花草及池塘组成一个个郁郁葱葱的花园。人们很喜欢在家里拥有这样一个花园，以及一个用来养鱼自娱的水池。

① 参见页（4），注释（2）。

② 参见页（3），注释（1）。

一般说来，贵族和要人们认为最荣耀的事是在自家门前造类似拱门的建筑<sup>①</sup>，横跨马路两边，下面有门洞供人行走。有些拱门是石制的，另一些是木制的，非常壮丽，因为涂以金、蓝两色，上面的图案千姿百态，画着各种各样的鸟类和一切使行人赏心悦目的图案。人们在这方面显得这么有兴趣，充满虚荣心，以至谁花的钱越多，所造的拱门越昂贵、越讲究，谁就被认为越有面子。拱门的正面有题铭，文字为金、蓝两色或黄色，记录着下令建造者的名字。这儿的房屋墙上饰有各种色彩的瓷砖，木结构部分精工细雕。马路造得很好，路面上铺着石头，凡是国内重要的道路上都铺着这样的石头。我这么说是根据的，因为我们被从关押我们的城市转移到另一地时，走了整整 120 天，还没有穿完整个王国；所经的道路规格统一，路面都铺着石头。我们曾经过一些河流，向人打听前面的道路是否也一样，他们回答说是的，有路通往京城，要走四个月。所有的道路都铺着石头。我们在这儿一直受到优待，他们让我们骑着马上路。

在所有的城市里，通常有一条街上的房屋由国王下令造得极为豪华，为他服务的大臣到各处巡视时就

① 这儿指牌楼。

下榻在那里。这些大臣拥有国王赋予的权力，高于各城的统治官。在他们的语言中，这些人被称为“大官”<sup>①</sup>。

所有被委以重任统治一个省份或管辖一个城市、掌有一定指挥权或要职的人，都不是因为有地位或因为出身贵族而被选中的，而是因为知识渊博，天性极为谨慎。如果这些人的儿子拥有足够的学识，又有理智，国王就把他们父亲原有的特权和职位赐给他们，否则不允许他们为自己效劳。国王也不允许一个人把自己的官职转卖给另一个人，因为他怕另一个人的学识不够。

国王下令各城的统治官员必须坐堂理案，从早上坐到中午，用过饭后再坐到日落。根据国王的命令，朝廷的官员每年两次到各城巡视审案，主要察看地方官员是否尽职，是主持正义，还是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倘是后者，立即撤职，换上另外的人。这些国王派来

① 这儿指钦差大臣。原文为 *tacoa*，拉斐埃拉·迪英蒂诺采取 *Dalgado* 的注释，认为这儿指道路，“*tacoa*”一词则是汉语“*dao (lu) guang* 道（路）广”的缩写。这一注释未免牵强附会。原文在这儿的叙述确实不太清楚。当时的葡国人力图用葡文字母记载他们所听到的汉字发音，汉语又有方言的问题，记载不确实是很自然的。但如果指道路的话，“*tacoa*”似乎应为“大道”更妥，大道又称官道，即官府修建的大道。

的大臣沿着城市的四周行走，观看城墙是否损坏，并命令修缮。然后进城，询问如何征收国王的赋税和安排城市开支。如果开支太多，就像财政检查官一样命令削减开支。如果被认为授权放高利贷，一经证实，立即丢官并受罚，因为他们没有权利这么做。只有又老又穷的瞎子或瘸子才被许可，说许可的原因只是为了让他们能够生存。

这些审案的大臣每到一城，便吩咐四处宣传，说如果谁有冤屈，如果地方官员没有主持正义，可以到他们的衙门叫冤，他们会替他伸冤。由于这一原因，许多在职官员被撤了职，因为没有忠实地为国王效劳，欺压或冤屈了百姓。

在所有的城市里都有六名长官，其中一人高于其他人之上。因为城里人口众多，六人都负责审理案件，都是司法官。每城还另有六人负责本城或四周地区的税收。这六人中职务最高的一位每晚必须带人在城里巡视，以防盗贼骚扰百姓；其他人负责每晚关闭城门，并在城门内安排岗哨。城门包有铁皮，非常坚固，有些人负责安排士兵，随时听从长官调派。当然各城还有一些人负责记账，记下国王每年用在当地的开支，不论是军饷，还是城防工事。各城的统治官和司法官这些大官负责每月给朝廷写公文，汇报在辖区内所发生

的事。每个人写自己的公文，以便让国王看是否讲了实话。凡是没有讲实话的人，国王下令判处应有的死罪，所以官员们都不敢说谎。

没有一个官员被派往家乡或有亲戚的地方任职，这样就不会涉嫌包庇，在司法上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

在这些大城市都有很多监狱，而且极为坚固。在我们被关押三年的那个城里，我们被分关在六个监狱里。在那里坐牢的人有些是因为欠债，有些是因为谋杀或者其他罪行。在所有令人震惊和憎恶的罪行里面，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是最严重的。当囚犯少时，每年监狱的人数为 300 人，有时 400 人。有一件事使我们非常震惊，即当地人告诉我们说，仅在那个城市，当时所有的监狱里就可能关押着 8000 多人。因为省里的最高法庭就设在该城，所以小地方的犯人都被送到了那里。每个监狱都有一本囚犯花名册，狱卒每晚都要清点人数。我所在的那个监狱，名册上有时是 300 人，有时是 400 人，我也包括在内。虽然我没有看到这儿的所有监狱，但是我想人数可能有他们说的那么多。凡是犯重罪的，案子都要上报朝廷。凡是被朝廷处以死刑的，国王都授权当地官员重审案子，因为他们靠近犯罪现场。如果认为罪不该死，可以免除死罪，判以流放、长期或者终生为国王服劳役，包括他们的子女。

次我在交趾支那的一个港口遇到了一件事。当时船上的文书是个中国人，他正在给当地的老爷们写信，请他们为我们提供补给，由我们付钱。我看到他写信，便说，何必写信呢，说一下就行了。但他回答道，用嘴说互不明白。等他写完信后，我请他给我写字母表，但他只写了四个字。我让他写出字母表的全部字母，他回答说无法立即写出来，因为一共有五千多字。我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在修士和中国文书的相遇中，在好奇的对话中，在向一门完整而多面的知识的挑战中，表意文字的秘密（在西方人眼里）开始被解开了，并通过一个多语言的沟通，最终成为反映全球交流及思维范畴普遍性的乌托邦式的目标。

由于条件和环境的限制，那个时代的人对语言的多种多样性这一现实表现得特别敏感，而这一现实也引起了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思考。乔治·斯坦尼（George Steiner）说：“语言一直贯穿着人类历史，对于其他人来说则是无声区域……”当首次面对这些无声区域时，语法学者们兼传教士、水手、商人、船上文书、士兵或冒险家，都在被沃尔特·昂（Walter Ong）形象地称作是语言的技术化中寻找并找到了交流及消除语言混乱的人物，成为翻译，包

记。对于弱者或武艺不精者，取消军饷，痛加责骂，赶出军营。一般来说，所有的中国人均不好战，不善使用武器，也不善军事历险。他们的力量主要来自众多的人口，以及巩固的城防，充足的弹药，而不是靠自身的体格强壮，天性善战。

每年的国王诞辰，在各王国<sup>①</sup>和各省都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用“万岁”称呼国王。在这个城市和其他城市的王宫里，都放着一张红漆龙椅。整座宫殿都用鲜艳的红绸装饰，地上也铺着红地毯，富丽堂皇。宫殿有三扇门，通常城里的官员坐轿从中门进出，轿子华丽舒适，比骑马显得更加高贵，不过他们也随身带上一、两匹骏马同行。但是在这不同寻常的日子里，他们不走中门，只是从两扇边门进出，而且是步行。官员们如同其他任何人一样，只身入宫，不带任何卫兵，也没有人在前面打着遮阳伺候。在红色龙椅前，官员们跪拜七、八次，似乎国王就坐在那里。跪拜结束后他们就回家。为了把王宫装饰得华美异常，要求每个商人都拿出许多美丽的红绸，凑成所需的数量。过了这一天后，再把东西还给各位物主，如果有损坏或遗

<sup>①</sup> 今日葡萄牙南部的欧佳维地区在历史上曾称为王国，受辖于葡萄牙王国，所以当时的有些葡萄牙人认为，中国境内也有好几个王国，统属一个国王。本译注适用于下文中的类似场合。

失，则赔以重金。

每年正月初一，即基督教徒纪念耶稣受割礼的那一天，他们也举行盛大的欢庆活动，持续三天，每天日夜演戏。他们热衷于演闹剧，然后又吃又喝。在这三天里，他们习惯闭城欢庆，三天之内不开城门。对于这一点他们意见一致，因为他们说感到酒意正浓，所以紧闭城门，以免遭到危险。

另外的大庆日子是当国王确定其子为王位继承人时。人们向我保证说那天要大赦所有的犯人，不论是被判死刑的还是犯了较轻罪行的，都可以获得自由。还在我们被关押期间，就传来消息说国王要在他还活着的时候禅位给儿子。这消息使各监狱的所有犯人都感到极为兴奋，他们都盼望能获得释放。

中国境内各王国辽阔的国土被同一个国王分成 15 个省，每个省都有一个省城，城内住着一个总督进行统治，任期三年。在这些省城里还集中着全省交给国王的赋税。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司法权和特权，要是某个人犯了法，跑到另一个省去居住，就不能抓他。之所以会有这些特权和豁免权，是因为中国在同鞑鞑人和其他国王交战，无法保障各省居民的安全，致使不少省中的许多人投向鞑鞑人。

在中国的边境同鞑鞑人交界的地方，筑有一些城